

聖文德《靈魂進入天主的旅程》

夏志誠

《靈魂進入天主的旅程》一書，蘊藏著文德靈修神學的主要思想，可說是他的最佳作品之一，亦堪當被列為經典靈修著作之一。這本篇幅不多的小書，原拉丁文書名為：*Itinerarium Mentis in Deum*。中文譯本大多翻譯為：心靈邁向天主的旅程。這樣的翻譯，略欠準確。拉丁文的 *mens*(*mentis*)，雖可譯作心靈、思維，但由於中世紀靈修作者慣將 *mens* 引申為在人靈內的天主肖像，即人之為人的最深處，因此，翻譯為「靈魂」較為合適。至於 *in Deum*，按照前置詞的本意，應譯為「進入天主」，而非「邁向天主」。事實上，文德是以與天主契合來作為這個旅程的終點的。

寫作背景

這本充滿象徵喻意及富有奧秘色彩的著作，是文德在 1259 年 9 月至 10 月期間，於方濟印五傷的山—拉維納山—上所寫的。當時，他已出任方濟會總會長兩年。

按照文德在書的前言所述，他是在天主的推動之下，來到拉維納山退隱的。在他專心致志，默想會祖印五傷的奇蹟時，他體會到那位顯現給方濟，像似被釘者，而又擁有六個翅膀的熾愛天使，「一方面顯示方濟在默想時所感到的出神，另一方面則是在指示出獲取這神視的途徑」（《旅程》2）。於是，文德就以熾愛天使的三對翅膀，來作為人靈魂進入天主前的六個階段，由此也就形成了本書的大綱。

內容大綱

在前言裡，文德清晰地臚列出本書的內容，我們亦會嘗試依循同一的進路來了解他的看法。

- 一章 由天主的痕跡瞻仰天主
- 二章 在天主痕跡內瞻仰天主
- 三章 由天主的肖像瞻仰天主
- 四章 在天主肖像內瞻仰天主
- 五章 由「實有」瞻仰天主的至一
- 六章 在「美善」內瞻仰天主聖三
- 七章 理智的靜止及情感的奔放

方濟是嚮導

在靈修旅程上，基督徒要跟隨的當然是主耶穌，這是無可置疑。不過，對文德來說，旅程上還有一位從旁的嚮導，他就是方濟。在前言之後，並在正式進入論述旅程之前，文德罕有地加入一個標題：「曠野中貧窮者的反省由這裡開始」。明顯地，他認為人若願意踏上這靈性旅程，必先要承認自己的貧窮無助，完全依靠天主，有如在曠野中一樣。貧窮不是缺乏金錢或物質，而是意識到自己對天主的絕對依賴，承認一切美善都是來自這唯一美善的天主，在復返天主的旅程中體會所有的都是恩賜。這位貧窮者的典範，不是別人，而是徹底投靠信賴天主，被稱為是「小窮人」的方濟。

方濟以自己生命的轉變和經歷，為所有踏上這同一旅程的人，成了模範和榜樣，在前言及結尾處，文德都分別提及方濟的靈修經驗，前後呼應的作用，躍然紙上。

走上這旅程的動力乃源自渴望之情，就是「熱烈愛慕被釘的基督」，而旅程的目的就是與他契合。對文德來說，方濟的一生就是「靈魂進入天主旅程」的典範。對天主的渴望之情「消融了方濟的心靈，並呈現在他的肉體。他在逝世前兩年，曾在肉體上帶有基督苦難至聖的傷痕」（《旅程》，前言 3）。

第一階段：由天主的痕跡瞻仰天主

天主的痕跡，就是天主所創造的萬物。在方濟靈性經驗的光照下，文德悟出了萬物的奧妙。一切受造物，由於他們是天主所創造的，都在不同程度上、層面上，反映著天主自己，彰顯出天主的「全能、智慧及美善」（《旅程》—10）。萬物之被造，有著一個神聖的目的，就是要喚醒人的心靈，向天主還愛、讚美、欽崇及感謝。受造物既是天主的一種呈現和啓示，也就如同標記那樣，為人指出天主的臨在。因此，文德說：「人如不為受造物如此耀眼的光芒照耀便是瞎子；如不為它們如此洪亮的呼聲所警醒便是聾子；如不為了這一切而頌揚天主便是啞吧」（《旅程》—15）。

在萬物中發現天主是在「靈魂進入天主旅程」的第一階段，因為這是最基本，也是最容易讓人開始的一步，即使今天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們，如果有時間，放下工作，走到郊外，接觸一下大自然，立時一種靈性的體會也會由心底悠然而生。

第二階段：在天主的痕跡內瞻仰天主

我們所以能夠藉著受造物去接觸天主，是因為這些受造物，首先以某種形式進入我們之內，使我們有可能去認識它們。文德由此而進一步論述這旅程的第二階段：在受造物內瞻仰天主。

「宇宙間的林林總總為五官所捕捉，同時我們又因它們而感到快樂，並對它們有所判斷」（《旅程》二 2）。在這裡，文德所表達的，是中世紀的認識論。他所指的捕捉，是說受造物以「模樣」的方式進入靈魂，用今天認識論的語言來說，模樣指的就是概念。如果所捕捉到的對象「勻稱」，適宜於感官，就會令人產生快感。例如當我們看到一個人五官端正，體格均勻，就會想多看幾眼。而他所說的判斷，就是人將感官接觸事物有形可見的象，加以淨化，然後以理智去探索研究產生快感的原因。

文德指出，既然天地萬物都是天主的痕跡，那麼人用以認識萬物的這個過程，即捕捉、快感及判斷的過程，其實也是在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天主的事實：天主由自己內產生一個與自己同等同體及同是模樣。由於這模樣與天主絕對勻稱和相等，因而成了滿足人心的圓滿快樂，亦是指正一切事物的準繩。顯而易見，文德所講的有關天主的事實就是聖三內在的彼此關係。

總括第一和第二的這兩個階段，文德清楚表明，只要我們願意，就可以由萬物身上，並在萬物之內「認識、讚揚並熱愛天主」（《旅程》二 12）。

第三階段：由天主的肖像瞻仰天主

既然受造物能使人認識天主，而人自己也是受造物之一，因此，理所當然的，人也能由自己對天主有所認識，而且按照文德的理解，是更深的認識，因為「我們的心靈正是至聖聖三的肖像」（《旅程》三 1）。

文德認為人靈魂的三個功能，就是記憶、理智和意志，可以幫助

人走向天主：人在記憶中接近永恆、以理智探求真理，藉意志選擇至善。幾時我們運用這些能力，也就同時在肯定那永恆、真實及至善天主的存在。例如當我們以理智去肯定「整體必然大於部份」的時候，我們會想，這是不用證明的，人人都應該這樣肯定。我們的這種想法，其實就是在肯定有永恆而自明的真理存在，我們只能以理智去肯定或否定它，而不能亦無須去證明。

文德進一步指出，記憶、理智和意志的這三個不同功能，在人的靈魂內是同質、同等而又彼此滲透的，由此而反映聖三的共融合一。因此，文德總結的說：「靈魂如對自身加以深思，則可由自身，就如由一面鏡子，瞻仰聖三」（《旅程》三 5）。

第四階段：在天主的肖像內瞻仰天主

到了旅程的第四個階段，文德以一種詫異之情開始：「奇怪的是，雖然天主如上所述，如此接近我們的心靈，卻很少有人在自己內看到這第一原理」（《旅程》四 1）。他繼而感慨的說，這是因為罪惡的緣故：「分神於俗務、為幻影所籠罩、為貪欲所迷醉的心靈……如何能再度進入榮為天主肖像的自己之內？」（《旅程》四 1）。文德接著應用了一個強有力的圖像來形容人如何被困於罪。他說：「人好像跌倒了，僵臥於地，需要有人施以援手，扶他起來」（《旅程》四 2）。這個施以援手的人，就是耶穌基督！

基督怎樣扶助我們？文德強調，基督以他的十字架，修復我們回返天家的路，所以，基督就是天人之間新的雲梯。他又是恩寵之泉，人的靈魂在他內才可以被淨化、光照及達至圓滿。這一切都在乎我們能否建立一份與基督親密的關係。因著這份關係，也就是因著基督愛的緣故，我們不再在世物中追逐，不再在虛幻中徘徊，而能夠心神安

穩，「進入自己內，並從而進入上天的耶路撒冷」（《旅程》四 4）。

基督在十字架上流露的圓滿的愛，只要我們敞開心靈去接納它，它就能使我們在靈性上得到重整，恢復我們靈性的感官，能夠「看到、聽到、嗅到、嘗到並擁抱它的新郎」，即基督。這時候，「靈魂可以看到至美麗者、可以聽到至和諧者，可以嗅到至芳香者，可以嘗到至甘美者，可以觸到至快人者」（《旅程》四 3）。

初期教會的教父們十分喜歡談及靈性感官的這個論題，奧利振、尼撒的額我略及奧斯定等均有闡述一種經由靈性感官而去體會天主的內在經驗。文德加以重新演譯，並使之與基督的關係結合。他指出，當靈魂恢復了這些靈性感官之後，就有能力去完全體會天主的慈愛，因而才合適於在進入天主的旅程上，更上一層樓。

第五階段：由實有瞻仰天主的至一

在這一個階段，我們不再以萬物，也不以人的靈魂作為反省的對象，而是直接以天主自己。文德提出，我們可以首先著眼於「天主是實有」的這一點上。

天主在向梅瑟啓示自己的名字時，宣稱說：「我是自有者」（出 3:14），因而說天主是實有，是特別屬於舊約，是肯定天主本質的至一性。在他內不可能存在「無」，包括現實的和潛能的「無」，即此時此刻實際的不存在及未來有可能的不存在。

文德堅決肯定，人的第一觀念是「有」，「無」的觀念乃出自「有」的缺乏。因此，我們心靈所想到的第一對象是那超乎一切實有之上的實有，即天主。但是，由於罪惡，我們卻慣於黑暗，在面對光的本身

時，即面對天主時，反成了一無所見，有如蝙蝠之於日光。

接著，文德力盡所能的描述天主這第一實有，指出他是純粹的、全然的、絕對的，又是永遠，至單純、至現實、至完美而獨一無二的實有。由於天主是永遠和現在的實有，因此他是最先，又是最終，好似時間的中心及圓圈，包容一切，深入一切，又在一切之上，是萬有中的萬有。

第六階段：在「美善」內瞻仰天主聖三

在探討過「天主是實有」之後，文德指出在新約裡，天主的名稱卻是美善，因為主耶穌曾說：「除了天主一個外，沒有誰是善的」（路18:19）。這位至美善的天主不可能不存在，因為存在絕對比不存在更好。同時，這美善又必須是三位一體，因為他必然是好施者—願意將自身通傳給其他實有。事實上，天主對受造物所做的暫時性和有限度的通傳，只是他至上美善的點滴而已。

文德由此而引領讀者進入聖三內在生命的堂奧。他說：「聖三極其相通，卻各有位格的特點；共是一個性體，卻不是一位；極其相反，卻在位格方面各有異同；極其同等卻有一定秩序；同是永遠，卻有「生」與「發」；彼此密切無間卻有「派遣」（《旅程》六3）。面對聖三奧秘，文德忠告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自己了解到那不可了解的事理。我們唯一應該做的是驚奇、出神和讚頌。

我們不要以為文德是在純粹理性當中來對天主聖三加以反省。事實上，文德是通過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來探尋聖三奧秘的。他明白到基督並非只有人性或天主性，也不是取了人形的神體，或是一個擁有超能力的人。基督是真人真天主，在他的人性內，蘊藏著整個聖三的奧秘，與基督結合，也就是進入聖三的必然途徑。

在萬物身上，我們發現天主的痕跡，在靈魂身上，我們發現天主的肖像，但當我們愈深入這個進入天主的旅程時，我們就愈發現基督才是天主肖像的典範。所以，文德在這一階段總結的說：「幾時我們的心靈在基督天主子內...看到我們的人性受到如此可奇的抬舉.....便已達到某種成全」（《旅程》六 7）。

第七階段：理智的靜止及情感的奔放

「我們因了靜觀上述種種」，文德說：「不單超出並逾越這有形的世界，而且超出並逾越我們自己。這逾越的途徑與門戶便是基督」（《旅程》七 1）。基督就是受造物內天主痕跡的彰顯，是人靈魂裡天主肖像的極至，是聖三內在生命的圓滿啓示。在文德的心目中，那位在旅程開始時，憑藉著渴望之情而上路的旅者，必須經由被釘者基督因愛而成的傷痕，才可以與天主達至愛情的契合。這種在愛內的合一是超乎知識和言語之外的，人的五官無法感受、理性無法掌握。這是熾愛之火，是亞西西聖方濟在拉維納山上，與基督結合身印五傷時所經驗到的火。

要經由被釘者基督，進入這種神魂超拔的默觀境界，人要依賴的是熱望，而不是理智。固然，認識天主能幫助人愛天主，因為人不會也不能愛不認識的事物，可是，知識最終得讓位於愛情，因為「這是奧秘而極其隱密的事。除渴望者，沒有人能得悉；除在骨髓中被聖神之火所燃燒者，沒有人能渴望」（《旅程》七 4）。

這是與被釘者基督新郎的契合轉化為與聖三奧秘的愛情契合，這是靈魂因著天主的恩寵和愛情，因著自己的熱望和祈禱而最終能進入天主之內的體會。寫到這裡，文德再也難掩他的熱切之情，他說：「事

情的關鍵不在於光而在於火，亦即將整個人燃燒起來的火，並將整個人以非凡的恩寵和火熱的情感而捲送至天主的火」（《旅程》七 6）。

由於這是一份出神的默觀，亦即完全以天主為中心的默觀，因此，文德認為，默觀者要經過一種奧秘性的死亡：「我們要死亡，要進入黑暗中，要使憂慮、貪慾及幻影歸於寧靜、要偕同被釘的基督，由這世界過渡到父那裡」（《旅程》七 6）。做基督徒，就是要做基督，要如同他那樣，在對天父的愛中，把自己完全獻上，至死不渝。

評價反思

1. 語言艱澀、觀念難懂

《旅程》一書，篇幅不多，可是讀起來卻十分難懂。究其原因，語言表達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文德在書中應用了極多的象徵性語言，尤其是源自聖經的圖像，來闡釋他的思想。部份的這些圖像確能發揮作用，幫助讀者明瞭，但部份卻反而成了障礙。比如以約櫃上的兩個革魯賓天使來代表瞻仰天主的兩種方式（《旅程》五 1），以九種操練的行為來指出人可以與九品天使逐級相關等（《旅程》四 4）。這樣應用聖經的方式，在中世紀時十分普遍，但從今天釋經學的原則來看，卻顯得十分牽強，使讀者難以掌握。

除了語言的表達之外，文德在書中所應用的觀念，大多是典型中世紀或古代神哲學的觀念，因而亦做成了使人難以明白的另一個障礙。例如他在第二章提及的七種數字，即有聲、意想、進行、感官、記性、判斷及人為的七種數字，是來自奧斯定的理論（《旅程》二 10），但為活在今日的我們卻是丈八金剛，半點也摸不著頭腦。這樣的理論，可能為當時的讀者是無須解釋，不言而喻，但為我們卻是難以明白。

濃厚象徵色彩的語言，中世紀的神哲學觀念，這些都做成了本書在普羅讀者之中未能流行的原因，因此，雖說是文德的佳作，卻顯得有點曲高和寡，叫好而不叫座的情形。

2. 源於方濟、成於教父

按文德所說，這書的形成，乃由於他默想會祖方濟身印五傷事跡的結果。在書的前後處，他都有提及方濟，前言中，他指出方濟就是那位踏上靈魂進入天主旅程的渴望者，而最後一章就以方濟作為與天主契合的模範。

驟眼來看，方濟好像是貫通全書的中心人物，但是細閱文德的推理想論，不難發現其中並不含有多少方濟的思想和教導。明顯的例子是除了提及方濟的名字及印五傷的事跡之外，沒有一次引用過方濟的言論著作，相比之下，文德就大量應用了教父們的理論，其中以奧斯定的向內自省，靈魂反映聖三及偽狄尼削的奧秘婚姻、在神聖黑暗中的神魂超拔等最為特出。

原為巴黎大學教授的文德，熟悉教父著作是理所當然，不足為奇的。奇怪的卻是他似乎並不認識方濟的言論著作。事實上，不但是文德的這一本書，即使是當時其他方濟會學者們的著作，都絕少有引用會祖的言論。這與今日研究方濟精神的基本趨向，即以方濟本人的言論為主，可謂大相逕庭。我們不否定文德的反省是源於方濟身印五傷的事跡，亦肯定他對方濟的孺慕之情，但無可否認，他反省的內容和理論卻是來自教父們的。

3. 情理兼備、由理入情

文德在《旅程》中所展現的靈修觀，充份反映他對神學和哲學的認識，亦同時流露出他自己的個人靈修，相對於當時經院學派對理智的著重，他強調情感的作用。不過，這情感並非指易變的情緒，或是指一種浪漫之情，而是因體會天主的愛，由此而生的一股愛的動力。這動力催迫著我們踏上進入天主的路途，在路途上歷經心靈的治療及生命的重整，以致最終能與天主契合。

理性固然重要，這是文德在書內所一再肯定的，因為它是天主賦予人靈魂的一種功能，好使人在萬物及自己之內發現天主的愛，可是它不是終點。文德很清楚，靈修的終點是愛的出神，是靈魂以理智認識了天主的愛之後，被祂愛情的火焰所點燃，最終在神魂超拔之中投入天主的愛火之內。

基督宗教的靈修常給人一種以知識為重的感覺，強調讀經、聽道、反省等等，往往只停留在思考及理性的層面，少有觸及心靈，有時甚至會有輕視或壓抑情感的傾向。受方濟靈性經驗所啟發的文德，他的靈修觀，上承奧斯定、偽狄尼削等教父，為基督宗教的靈修傳統帶來側重點有所不同的面貌。

從另一方面來說，在今日知識爆炸的年代，人們呈現一種反知識、反理性的傾向，以「想做就去想」、「喜歡就可以」的口號，企圖高舉「情」，而貶抑「理」。文德在本書內對情理的見解，相信可以糾正這樣的歪風，因為他的「理」，是使人去發現天主的理智；他的「情」，是使人去愛主愛人的熱情。

4. 循序漸進，統攝歸一

以旅程來作為靈修的圖像，並非文德獨有，亦不是基督宗教的專利，其他宗教也不乏類似的應用。文德的貢獻乃在於在這個圖像內，

勾畫出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建立起一個層層相關的架構，將涉及萬物的豐富反省有機地連結起來。

文德透過本書，敦促我們提高對萬物的意識及對人性的尊重。萬物服務我們，最終是希望喚醒我們去覺察天主的臨在，好能藉著我們向天主發出還愛的讚頌之聲。因此，在文德的靈修觀裡，我們可以發現自己在萬物當中應有的位置及使命。

現代社會，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在多方面前進。生活其中，人常會感到莫大的壓力和惆悵。昨天才買的新產品，今天已經是舊款；昨天才適應了的環境，今天已經改變。在這種無止境的追逐之中，受造界已經被過度的剝削和濫用，而人類自己亦在無奈和無助的迷失之中徘徊。人和萬物的關係、人處身世界的理由及終極奔赴的方向，這些根本性的課題，在今日的世代裡都已變得模糊不清。

文德告訴我們，在宇宙萬物裡蘊藏著一股合一的力量，這股力量推展到人類當中時，便與人的自由和意識連結，我們可以拒絕它，也可以接受它。如果我們接受它，它就在我們內成了愛的力量，萬物就能透過我們與造物主在愛火之內合而為一。因此，在進入天主的旅程之中，人重尋與萬物的關係，肯定自己存在於世界的獨特理由，就是以萬物之中唯一擁有意識的受造物，代表整個受造界，還愛於天主，向他奔赴。

如此，用文德的話說：「我們可以同斐理伯一起說『夠了』。」（《旅程》七 6），因為我們的生命，偕同宇宙萬物，已經圓滿完成。